

新刊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粹

二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賢文粹卷第二

論著

古聖賢三

周公對

端明蔡公



或曰孰謂管叔蔡叔之於周公親而不賢不宜封親不異親既封而又殺之於周公為有過哉周公相武王成天下建親分地以固其本使二叔前有凶德猶將擇賢輔而立之惟其无咎如何而不与封哉不封則周公失親親之道於仁累矣天下虐紂日久變而為周無有不得其順者然二叔先惡自用不能循先王之法以保其地惟忠賢是讒惟紂子是從周公如何而不誅不誅則天下將復其故文武之業莫克世傳其害義亦其矣管蔡之封周公之仁管蔡之誅周公之義封焉誅仁且義周公固无過也孟子謂管叔兄也周公弟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吾謂過周公者孟子之過歟曰不然君子之於兄弟終於仁而已吾於是見周公不幸而有過也周公不享其利而孟子且過之身享其利而行周公之事吾乃知聖人之絕之也

二二

周公論

徂徠先生

或問曰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一節三吐哺一沐三握髮起以待士何汲汲也如此沐与飯且不暇舜相堯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湯傳說相高宗皆不如周公之勤且勞也豈周公之德不及禹舜益伊尹傳說乎曰周公不得不然也堯聖人也舜聖人也湯聖人也高宗聖人也舜禹益伊尹傳說勤且勞復何為哉周公則不得不然也成王孺子也成王方在襁褓之中知成王果聖人邪且石稷公劉古公王季文王武王積千餘年以得天下武王死成王幼弱武王以右稷公劉古公王季文王之天下及成王以託周公周公受武王之託負天下之重苟成王不似墜覆其業則是左稷公劉古公王季文王武王之天下周公失之也周公豈得不勤且勞乎又何暇止沐且飯也為周公者皆

然舜禹益伊尹傳說所相均所逢時異也孰謂周公之德不及邪餘觀周公相成王之心至矣成王嘗刻桐葉以為珪戲以賜唐叔周公相即入賀成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遂以國封唐叔周公相成王之心也至矣成王為戲言即以國封人成王復敢戲乎戲且不敢敢荒寧乎敢逸豫乎敢侮傲乎敢惑亂不道乎敢驕淫無礼乎周公相成王之心也至矣唐柳宗元以謂唐叔小弱弟不當封周公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与人以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不達周公之心也已

周公

臨川先生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于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為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為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為於天下而天下卒以无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序於國而盡其道以為養賢立士

十三

二

之法是士之賢虽未及用者而固无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所以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乱世之事也豈足為周公乎且聖世之事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惠日之不足豈暇於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礼者皆戰國之莩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乱世不能效命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乱世之俗遂以為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礼者大賢欤則周公豈唯執贄見之周公如何其与之為礼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蓋君子之為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為政則宜立季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季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准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周公亦可謂愚也又曰仰之士猶可聽正

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閭室不敢自慢豈為其人
之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不能易乎世也苟
御生乎乱世而遂以乱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苟卿以為
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之信矣

周公論

東坡先生

論周公者多異說何也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宜乎
說者之異也凡周公之所為亦不得已而已矣若不得已而不已
則周公安得而為之成王幼不能為政周公執其權以王命賞
罰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而已今儒者曰周公踐天子之
位稱王而朝諸侯則是豈不可以已耶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
工群叔流言又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
說又曰周公曰王若曰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
周公稱王則成王宜何稱將亦稱王耶將不稱耶不稱則是廢
也稱王則是二王也而周公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

者之患患在於名實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為稱王者是聖人
為後世之僭君急於為王者邪天下雖亂有王者在而已自王
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擊滅項籍統一四海諸侯大戶
相率而帝之然且辭以不德惟陳勝吳廣乃賢賢乎急於自王
而謂文王亦為之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於牧野其所以稱
先君之命命於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于武成既以柴望
告天百工奔走受命于周而後其稱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
由此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況於文王之自
王乎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躡厥生是亦追稱而已矣史記曰
姬乎采芑歸乎由成子夫田常之時安知其為成子而稱之故
凡以文王周公為稱王者皆過也是資後世之篡君而為之藉
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使管蔡監商管蔡以商叛知而使之
是不仁不知是不智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
亦宜乎從孟子之說則是周公未免於有過也夫管蔡之叛非

逆也是其智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誅非疾之也其勢不得不誅也故管蔡非所謂大惡也兄弟之親而非有大惡則其道不得不封管蔡之封在武王之世也武王之世未知有周公成王之事苟無周公成王之事則管蔡何從而叛周公何從而誅之故曰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也

周公論

穎濱先生

伊尹既立太甲不明而放諸桐天下不以為不義武王既沒成王幼周公攝天子之位朝諸侯於明堂而召公不說管叔蔡叔咸叛天下幾至於不救二者此其故何也太甲既立矣而不足以治天下則夫伊尹猶有以辭於後世也蓋周公之事其迹無以異於伊尹然天下之人舉皆疑而不信此無足怪也何者天下未知夫成王之不明而周公攝則是周公未有信服天下之心而彊攝焉以為之上也且夫伊尹之攝其事則有所不得已而然亦太甲雖廢而伊尹未敢有所復立以召天下之亂故寧

以已攝焉而待夫太甲之悔是以天下無疑乎其心今夫周公之際其勢未至於不得已也使成王拱手以居天下之上而周公為之佐以成王之名號於天下而輔之以周公此所謂其勢之未至於不得已者矣而周公不居則夫天下之謗周公之所自取也然愚以為不然挾天子以令天下此諸葛孔明之事耳而周公豈不足以知之蓋夫人臣惟無執天子之權人臣而執天子之權則必有忠於其心而後可以自免於難何者人臣而用天子之事此天子之所忌也以一人之身上為天子之所忌而下為左右之大臣從而媒孽其短此古之忠臣所以盡心而不免於禍而世之奸雄之士所以動其無君之心而不顧者也使成王用事於天下而周公制其子奪之柄則愚恐成王有所不平於其心而管蔡之徒乘其隙而間之以至於亂也使成王有天子之虛名而不得制天下之政則愚恐周公有所不忍於其志赧然其有不安之心也是以寧取而攝之更成王無与乎

其間以破天下讒譴之謀而絕其爭權之心是以其後雖有管蔡之憂而天下不搖使其當時列於羣臣之間方其居疑憂棄而未決也則愚恐周公之禍非居東之所能免而管蔡得志於天下成王將遂不立也嗚呼其思之遠哉

周公論

頴濱先生

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全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開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某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為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

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二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為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賦自一成十里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之吾竊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為之徙者十有六封數大國而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為也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為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為方百里萬乘之國為方數圻矣古無是也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而於衰周為小然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強家猶有不及五十里者矣韓氏羊舌氏晉大天也其家賦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謂一縣

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
王畿之內公邑為井田鄉遂為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
五口而一夫為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
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
洫之制至於方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
洫澮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為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國者之
所不為也楚為掩為司馬町原防井衍沃蓋平川廣澤可以為
井者井之原阜堤防之間狹不可井則町之杜預以町皆因地
以制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為井田而
鄉遂必為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則凡
周禮之詭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
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強人者也立法以強人此迂儒之所
以亂天下也

周公論

諫議孔公

文二

不

嗚呼荀子之不知周公也其論大儒之効曰周公負袞而坐諸
侯趨走乎堂下夫誰為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國姬姓獨居
五十三人夫又誰為儉矣哉此其失周公之意遠矣夫恭者不
侮之謂也儉者不奪之謂也有王公之尊則其侮人也易兼威
福之權則其不奪人也難由是言之崇高富貴之人不能守恭儉
者多而能終之者鮮矣然非所以議周公也使諸侯奔走受命
於周而周公於其來也不能厚養殮宴享之禮其去也不能
賄賂郊送之意以失天下之歡心則謂周公為不恭可也至於南
面負袞臚傳而進退蓋上下之辨君臣之分所以相維持而膠
固者豈不恭之謂哉古之建侯開國以輔王室尊天子自黃帝
以來未之或廢使周公之建諸侯也壤民之地濟民之田重賦
暴征以刻下而厚上則謂周公為不儉可也而周公因民以制
征因地以建國天下之人喜得其君師厭然相安如未封之日
豈不儉之謂哉書稱虞舜溫恭允塞則舜之德可謂恭矣然其

邇四方朝群后未嘗廢也禹惡衣服非飲食則禹之德可謂儉矣而其列九州建五長未嘗廢也而皆不言為恭儉者何也彼與天下同其哀樂喜怒而未嘗私其身也况聖人之行俯仰進退施設之辨初若紛紜而不同及其終也要之合於道而已周公之封同姓可以為仁朝諸侯可以為義非恭儉之足以名也車人之事較直而輪曲匠氏之器規圓而矩方此皆一人之巧而其變有不同也朝諸侯而論其不恭封同姓而言其不儉譬猶責車人曰輪奚不直較奚不曲問匠氏曰矩胡不圓規胡不方也非所謂知變也蓋荀卿生子亂世雜于流俗之間未嘗親講聖人之餘論其為書也徒務馳文辭之工以誇世俗而不暇擇其是非得失之詳故其辨論雖傳而說於道者甚眾非特不知周公而已也

周公論

賢良王公

嘗觀成康之時詩書所載君臣相與賡歌勅戒者何其盛邪求

辨二

十一

其言知其志得其志見其為人蓋其言忠信其志寬厚其人遠大故其蒞俗為政明而不苛大而有禮能使天下釋欬歸向於道德之域則輕利而重義貴誠而賤詐乃知周公之興而世之所以長且久矣後讀周官見其制作之意益知成康之俗其所深而見識之遠者未有過於周公也周官之法自天子諸侯及大夫庶士商賈之卑僕妾之賤皆有分守自朝社宮室及車輿衣服圭璧之奉豆蓬豆之薦皆有度數其為法雖嚴而其為情甚厚故君之與民也分愈疎而情愈親勢愈遠而心愈近疎而遠者所以為不敢犯也親而近者所以為不忍忘也不敢與不忍之心作而天下知事上之義此周公制作之所以長且久也自周之衰春秋之時天下之亂蓋已久矣諸侯猶知尊王為禮其姦謀詐術與國不有而作一不義則四方解情齊威晉文皆依放仁義以尊周為名而霸有天下故韓宣子聘魯見春秋乃知處

公之德其以此哉惜乎管蔡不足以知聖人而妄意周公之所
欲為亦已愚矣以今觀周公之所為則當其時豈以得天下為
美哉假令周公而有天下南面稱王方是時也將有為邪則非
君人之道也將與為也則天下孰能行其志耶聖人有欲治天
下之志而無欲得天下之心苟可以得行其道雖人臣之賤不
辭也蓋世之所謂貴賤者特出於古人為之以沒制天下也從
衆人以觀之是誠足以貴賤之矣自聖人而觀之是豈能為貴
賤哉聖人之貴賤無寧以性之厚薄而道德之存亡乎道德足
乎已則雖有天下者無以加而又肯以人貴人賤亦自別於世
乎周公不有天下而後之言至治者皆以周公為宗師則聖人
之所貴可知矣

仲丘季文武之道論 文潞公

聖美緯兩儀炳三代著經國之具美垂振古之妙範移風易俗
顯化成之猷與世作程布時郁之制者此用文之淵懿也尚七

卷二

八

德勸五兵定保大之茂勳備有征之洪略弔民罰罪助天討之
常哉難完功振刑威之法者此尚武之震服也若乃文德之輝
得武經之禁戢者是二說非聖神孰能行之懿乎貞之嘉諱仰
宣父之上智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當出生仲丘也稟生知之
性蘊將聖之德道猶江海而學與彌盛明並日月而訓言益煥
律文時之動靜龍亦土之深厚祖堯舜欽明之德憲文武方策
之政歷聘七十之國授徒三千之衆性與天道而仰者亦高季
而時習則誨之不倦為木鐸則世振其聲教佩象環則服旌於
道義紹素王之德理稟神明之溫粹且謂文於文也子以四教
文行忠信著矣國重六經禮樂詩書備矣故曰夫子之文章可
得而聞遠人不厭脩文德以來之刪詩書正義始曲墳之素定
禮樂明述作同和之制讚易象洞窮理盡性之旨脩春秋列屬
辭比事之傳灼叙百世之儀矩誣布千載之軌範此用文之盛
矣謂季於武也紹止戈之前訓得安民之勝術故曰吾戰則克

祭則受福百年訓刑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不教民戰是謂棄
之芻蕘刑則亂臣以之懼任司寇則正卯爲之誅示足食足兵
之文壯非威非懷之詠此乃用武之盛矣若夫相須之盛斷未
墜之常道故漢志曰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
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
者廣故夫先聖鍾眷明之德適弛張之用昔者相魯公會于夾
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豈不知至聖備用乎噫生稟自誠之
性有存而有成享該稽古之理循循而弗倦著日新之要道隆
功倍之廣業故曰未若丘之好享也故昔賢所謂兵者刑也刑
者政事也爲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若此則聖人弗享而
能矣今言享者蓋由垂世立教化民成俗大聖兼該文武並
用若夫唐虞之興化本由文武之道姬旦之致治蓋拘文武之
迹若俾仲尼以文武之道致文武之迹夫何難矣則知禮樂征
伐出於天下之有道者非聖人達於極摯孰能備矣

夫子賢於堯舜論

臨川先生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文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
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聖之爲稱德
之極神之爲名道之至故凡古之所謂聖人者於道德無所不
盡也於道德無所不盡則若明之於日月尊之於上帝莫之或
加矣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
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此之謂也由此觀之則自傳記以來凡所
謂聖人者宜無以相尚而其所知宜同守我三以予觀於夫子
賢於堯舜遠矣而世之解者必曰是爲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
公共之論也而孟子亦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是豈亦門人
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之論哉爲是言者蓋亦未之思也夫所
謂聖賢之言者無一辭之苟其發也必有指焉其指也享者之
所不可不思也夫聖者蓋乎道德之妙而後世莫之若焉者之
稱也苟有能加焉者則豈聖也哉然孟子宰我之所以爲是說

者蓋亦言其時而已也昔者道發乎伏羲而成乎堯舜繼而不
之於禹湯文武此數人者皆居天子之位而使天下之道寔明
寔備者也而又有在下而繼之者焉伊尹伯夷柳下惠孔子是
也夫伏羲既發之也而其法未成至於堯而後成焉堯雖能成
聖人之法未若孔子之備也夫以聖人之盛用一人之知足以
備天下之法而必待至於孔子者何哉蓋聖人之心不求有為
於天下待天下之變至焉然後吾因其變而制之法耳至孔子
之時天下之變備矣故聖人之法亦自是而後備也易曰通其
變使民不倦此之謂也故其所以能備者豈特孔子一人之力
哉蓋所謂聖人者莫不預有力也孟子曰孔子集大成者蓋言
集諸聖人之事而成万世之法耳此其所以賢於堯舜也

孔子說

司馬溫公

齊景公欲以尼黧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
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游說乞貨不可以為國

七二

七

刻曰晏嬰忠信以有禮愛君而樂善於晉悅叔向於鄭况子皮
於吳悅季札豈於孔子獨不知而毀之乎

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六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文武百里之
勇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乃止
况曰子西楚之賢令尹也楚國賴之亡而復存危而復安其志
猶晏嬰也其言豈容鄙淺之如是哉

孔子誅少正卯

東坡先生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或以為太速此叟蓋自知其
頭方命薄必不得久在相位故汲汲及其未去發之使更遲疑
三日已為少正卯所圖爾

孔子從先進論

東坡先生

論曰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
以不正繼之况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
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強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

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為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強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為堯舜之君而吾民為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為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已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魯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戎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為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卒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為高論以徇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為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

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水火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止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君子之得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為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為而為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為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已所欲為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

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
權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知不正
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為為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
者也

孔子論

穎濱先生

孔子一用於魯有成功矣而魯定公季相子皆庸人一為女樂
所娛視棄孔子如脫弊屣孔子去魯而游諸侯有意於擇君矣
平當是時諸侯無可言者衛靈公雖無道而善用仲叔圉治
賓客視饗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以無失其國孔子疑可輔焉
是以去魯二年而往及於衛者四及知其不用然後適陳適蔡
皆拜孔子之於陳蔡無取焉耳陳蔡迫於楚而楚昭王葉公諸
梁一時賢君巨也磐桓以竢焉前後六年見葉公不合巫見昭
王將用之矣而子西問之昭王亦死知諸侯無復可為共事者
然後浩然有歸老之意然猶及於衛五年以須魯人之招也蓋
翻而後集故欤孔子於衛見南子於魯欲從公山弗狃於晉欲
從佛肸弟子或疑之而後世亦未免焉昔柳下惠嫗不建門之
女魯人不以為淫魯有男子與婦人皆獨居婦人有急將從之
拒而弗納婦人曰子何不為柳下惠男子曰柳下惠則可吾則
不可孔子聞之曰季柳下惠者未有若此人者也然則此亦孔
子之所獨歟

仲尼日月論

賢節先生

天下之道至於聖人無餘蘊矣故其妙足以盡精微其大足以
極高明蓋精微有以盡則神而不可去也高明有以極則遠而
不可及也嗚呼神而不可去遠而不可及固非單見寡聞之士
所得而切議也武叔毀仲尼而子貢以謂仲尼日月也請試論
之夫日豈乎晝而有光月豈乎夜而有明三年不日者視必
昏三年不月者睛必矇以日月而譬諸聖人不亦可乎且日
月之輝赫赫乎群目之用也聖人之道渾渾乎群心之用也由

是推之其意善可見矣今夫有目有趾者待日月而後成翫屋
幽室者待日月而後顯聖人之扶釋矇瞶開迪群昧也似之取
明火者必資於日取明水者必資於月聖人之善貸曲成泛應
無窮也似之仰之弥高鑽之弥堅則有似乎日月中天而不可
仰視也閔百聖而不慙蔽天地而不耻則有似乎日月常久運
行而不息也窮於西馬嘶於陳蔡其猶日月之有虧乎然道以
將之則終不能以損其行衆言殺亂揚黑塞路其猶日月之有
蝕乎然辭而闕之則終不能以蔽其明此其所以出類拔萃自
生民以來未之有也雖然聖人固非飾智以譎愚脩身以明汚
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也亦曰垂光示人返照歸宿而已墮立
陵之高可踰也日月則不可踰也他人之賢可踰也仲尼則不
可踰也聖如堯舜而猶以爲賢賢如顏子而尚苦其卓彼區區
之諸子詭譎之衆說試率而論於仲尼之前豈不猶燭火之微
衆星之小乎其爲光也亦難矣柰何無識之士多見其不知量
人耶

五二

十三

孔子孟難仕

五峯先生

七雄諸侯皆自稱王以爲王故則土無二王四海之內安得而
而七也以爲侯欵別地皆千餘里普天之下安得侯而七也王
非王侯非侯立位不正孔孟之所以難仕然而仕者將以行其
正也不可正則去矣孔門諸子有仕大夫之家有不仕大夫之
家者大夫之家可以仕可以無仕者也何謂可以仕君臣之義
不可廢故也何謂可以無仕知其不可教故也故舟亦不能故
季氏之德孔子所以欲鳴鼓而攻之也

孔子論

方舟先生

或問孔子有師乎曰師周公孔子生於周盟而知之曰后舊史所藏者周公之典也人特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已集其成者要當以周公為師因周公以師文武以師堯舜舜因堯舜以師伏羲而皇王帝霸之聖具矣若夫問禮老聃享樂苾洪問官名鄉子博約多識前言往行又有如選任史佚臧文仲述其語言文章以益其天縱之質要以師周公為始也不然孔子以降諸弟子師傳六經之教亘天地闔百聖源源不絕者果誰之師追述聖人師傳所自生民以來非周公不可當此任也後世誦詩讀書因以知其人皆曰吾夫子所自出世復一世聖復一聖不然聖人心傳無師矣譬猶雨露之餘澤日月之末光万物受賜不知元氣之運乎天者有自矣揚雄曰洪荒之世聖人惡之彼以孔子斷自唐虞藉口乎不知雄謂洪荒為何代何帝何皇雖曰扶持聖學尊崇聖經要之如雄者率然耳曰之儒也其曰孔子習周公顏淵習孔子唐幾可尔蓋曰師而習其傳

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生至三十二年甫九歲是歲鄉校謗子產子產不從然明之言孔子聞之曰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杜預作十歲釋之以為後來因傳聞及之左氏因事書之至昭公二十二年孔子甫三十歲其於昭公七年書曰孟僖子病不能相昭公以禮屬其子孫享禮於孔子司馬遷以為疾病之病是歲孔子十七歲而受孟氏子孫之託至昭公二十五年仲孫閱卒則孔子三十五歲聖學成矣

竊觀孔子所用特魯季孟哀之間佗諸侯無与此盛年也子產為乘田為中都宰為司空為司寇攝行相事天子之官次也誅齊侵歸魯疆隳三都誅少正卯夫子之功業也缶之羊防風之骨西狩之麟夫子之博物也尼谿之不封膾肉之不食削迹於衛伐木於宋圍於陳祭困彼媼之口參夫人之游夫子之憂患也周則老子衛則蘧伯玉齊則妻平仲楚則老萊子魯則孟公綽至臧文仲抄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此夫子平生師

友聞見之益也若乃六經垂教其高如天其厚如地誰能贊天地而爲之名乎主仲淹曰大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雖山川丘陵草木裕如爲夫子之力嗚呼盡之矣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賢文粹卷第三

論著

古聖賢三

伯夷論

臨川先生

事有出於千載之前聖賢辯之甚詳而明然後世不深攷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為說既失其本而亭士大夫共守之不為變者蓋有之矣伯夷是已夫伯夷古之論者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辯之反復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而得仁餓于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目不視惡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師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之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号為聖人耳然則司馬迂以為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取之義不食周粟而為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為之頌以為微二子丑巨

二三

一

賊子接迹於後世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伯夷也嘗與大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耶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數十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路耶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矣且武王倡大義於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為非豈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与不仁也紂之為君不仁也武王之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余故曰聖賢之辯甚詳而後世偏見獨識者之失其本也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太公哉

夷齊論

穎濱先生

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齊亦以義非之二者不得兩立而孔子與之何哉夫文武之王非求而得之也天下從之豈欲免而不得紂之存亡不復為損益矣文王之直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武王之成之知天命之不可後也然湯以克夏為勲而孔子謂武未克善則伯夷之義豈可廢哉宋昭公以无道弑春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然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以不討賊稱人晉靈公為之會諸侯于亳以不討賊不叙明君目之義不以无道而廢之也

夷齊論

東溪先生

死而无益於世君子輕死如鴻毛而重生猶太山死而有益於世君子重死猶太山而輕生如鴻毛古之人以死為有益於世輕其生以取太山之重者夷齊是也至賢言夷齊之行者固多然後世之所考信者莫著於孔孟由孔孟而下如莊周司馬子

文三

二

長韓退之之徒所言豈在疑信之間但味其意苟有益於名教者皆不可弃孔子言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而不言其所以餓孟子言伯夷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不立惡人之朝不与惡人言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但言其行而不言其餓死至莊周則備言夷齊諫武王言不見聽遂去而甘餓馬迂作史亦載莊周之言退之採莊孟之說而著之頌其言蓋出於有激近世論夷齊者以孔孟不著夷齊之諫遂以莊馬韓子之說為失實而欲黜之余請詳其說使孔孟及三子之說各有攸當孔孟之說尤有深趣而三子亦不在所黜使學者知至賢立言亦自有意旨固當信而不疑也蓋孔孟出於既衰之周方欲救當時之塗炭使夷齊之說行而武王不當伐紂則吾民陷溺之急誰与拯之此孔子所以沒其進諫而不言但美夷齊餓死而薄景公于駟以罵天下之貪者而已孟子之時士之制行者出處語嘿各持一節而相笑故孟子備言數至之制行而

謂聞其風者皆可以爲訓又周德大衰有道之士尤急救時矯
枉甘餓當此之際君子未暇爲也故孟子既論其餓死不言且
曰伯夷隘以伯夷爲隘則孟子之志可見矣莊周著書主於放
言以明道既已謂之放則於言無所顧忌上既不爲武王諱下
亦不爲伯夷隱所以爲諫者又何恤而不言哉蓋不言所以尊
時王而振濟時之道言之所以明大分而矯百世之貪並無害
於名教而有益於禮義史遷廣記備言因採周之說以爲實錄
非無益於勸懲也唐之中世強藩悍鎮圍視而起小則兵叛帥
大則帥驕上及其亡也職此之由惟以伯夷之風不聞於世也
久矣是故天下不幸而產是亂則韓子所以屢數而言之者是
謂有激也故曰言與不言並無害於名教而有益於禮義孔子
之說尤得其趣而三子亦不在所黜學者當信而不疑也借使
後世謂莊子而下非孔孟之言而不信則凡言之未質於聖人
者一切皆在所弃何獨夷齊一事而已昔成湯放桀於南巢自

謂有勲德而作仲虺之誥則武王之伐紂夷齊耻而餓死未必
不与仲虺之誥殊塗而同歸且君子之制行非有大利害於天
下則不必輕死其身也當武王之伐紂天下之民皆以幸免於
塗炭一口而頌之詩書所稱是也士之所見當異於凡民非有
特立獨見之明攘臂於其間嗚天分於天下則後世好亂莠雄
借武王之名以瀆君臣大分者何日無之使夷齊雷同一時之
說而後世之二綱易而風俗敗矣故寧殺其身以成天下後世
之仁叩馬而諫非必欲止武王之師也欲以其身立大節於天
下後世耳惟以是而死則死爲有賴捨此不爲而死於床第與
異匹天之溝瀆也故曰武王伐商迂九鼎焉義士猶或非之義
士謂誰伯夷之徒是也然則夷齊之諫武王王孫滿嘗知之矣
不特莊周乃著其言也

伯夷叔齊論

待制張公

作車而行陸及濟川則所急者舟而車不足稱也夏則衣葛及

樂業則所急者表而葛不足稱也以是觀之民之所喜而稱者皆有用於我者也自有天地即有名教名教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則有功於名教者天下未嘗一日弃之而不稱非稱夷齊也仁義之心同則所感者亦同也名教之於天下猶穀米布帛之不可一日闕則天下之人於名教之士實誰忍弃之而不稱哉是則非特當時稱之也雖至於千萬世後稱之可也

柳下惠論

頴濱先生

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義不事武王而柳下惠降志辱身三黜於魯且不去行若冰炭之異而聖人皆取之者其心一也心苟不然則伯夷必陷於狷柳下惠必陷於鄉原而孔子奚取焉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夫君子平治其心外累既盡至於不可加損人莫得而見也惟其出處語默應於外者不一而其中未嘗違仁然後知其為同耳然孔子之論此三人或謂之賢人或謂之仁人未嘗以聖人

非三

也

許之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至于今稱之其斯之謂歟蓋孔子之稱夷齊以為賢於當世之君子至於當世諸侯大夫則不能望其垣墻耳非以為堯舜等比也故其叙逸民亦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人而不能無可無不可而尚足以為聖人乎至孟子始謂伊尹伯夷柳下惠皆古之聖人焉孔子異而世俗又從而廣其說曰此三人者皆聖人之趨時者也伊尹之後士多進而寡退故伯夷出而矯之伯夷之後士多退而寡進故柳下惠出而矯之夫三代之風今世不得見矣春秋之際士方以功利為急孰謂其多退而寡進也哉此皆妄意古人耳湯之稱伊尹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伊尹之自稱亦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及孔子叙書皆不以

為過謂之聖人或庶幾焉如伯夷柳下惠吾從孔子而已

季札論

徂來先生

夫堯一身以存萬代君臣上下之分者夷齊也虛一國以存萬代父子兄弟之親者季札也噫夷齊非苟義也凡非苟讓也以夷齊之明且智豈不知紂之不仁塗炭天下武王順乎天而應乎人以至仁而伐至不仁極民塗炭中置於安樂泰然也蓋以謂堯禪舜舜禪禹禹傳之夫天下之大公也而舜賢也禹賢也啓賢也堯舜之禪讓禹之傳嗣皆與賢也可以法湯伐桀武伐紂雖天下之大義而桀紂君也湯武臣也以臣伐其君不可以訓願堯禹皆傳乎賢而得始以兵伐桀湯既以臣伐桀而自為君武王亦以臣伐紂而自為君且大懼後世不知有堯舜禹之以大公之命而傳乎賢但知湯武之以大義伐桀紂而將有假大義之名哉賊篡弑其君者故諫於馬前死於首陽噫夷齊非苟義也存方代君臣上下之分也以季札之明且智豈不知吳國

一三

五

以季子則存以諸樊則亡豈不能保其先人之國則為孝覆絕其先人之祀則為不孝蓋以謂父與子天下之大親也兄與弟天下之大倫也周至既衰王政絕矣天子爭立諸侯篡奪弟殺其兄子弑其父無國無之且大懼後世不知有父子之親兄弟之愛皆以謂子得以篡其父弟得以奪其兄則親愛滅矣故託以子臧讓於諸樊噫季札非苟讓也存方代父子兄弟之親且非夷齊則後世弑君接踵矣非季札則後世弑父繼軌矣獨狐及作季札論亡亡者豈知季札之所存也吁乃徒知廢先君之命非孝滅其國不仁獨不知奉先君以為孝孝之大也全一國以為仁仁之小也與其奉先君已沒之命孰若存先王大中之教與其全一國將墜之緒孰若救萬世篡弑之禍嗚呼季札之意遠哉及豈知之也故孔子稱伯夷叔齊曰古之賢人也謂季札曰吳之習禮者也

曹子臧吳季札論

頴濱先生

春秋之際世不知義而以權利為貴雖齊桓晉文皆以爭國成名者也如子臧之於曹季子之於吳皆有可取之義置而不顧而況於爭乎乎高子之義然考其行事而子臧反國而致邑事不復見季子事吳九十餘年觀其掛劍於墓不以死背其心葬于贏博不以恩累其志引兵避楚不以名害其德蓋其所以養心者至矣雖祿之天下將有所不受而况於兵乎彼其所養者誠重故也

十哲論

司馬溫公

十哲於經無見而季者多稱之國家祀孔子十哲則祀於堂上其餘門人祀於東西廡下俎豆之數皆異焉愚切以為過矣是十人者孔子雖以四科第之非謂門人之中唯十人為賢也至於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豈謂唯此人為不肖邪以此觀之尊十哲非孔子意明矣必若以一善取之則門人之賢者非止十人也以盡善取之則德行之外未有無過者也孔子謂

二三

宰我曰朽木不可彫於子與何誅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謂辨有曰求也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謂子路曰由知德者鮮矣謂子夏曰商也不及然則豈為尺善邪又十哲之外孔子之所稱譽多矣曾點與子路辨有俱侍坐各言其志而孔子獨曰吾與點也曾參以至孝顯孔子為之語孝經又謂子賤君子哉若人然則十人之餘豈可盡誣邪且政事言語文學之高者不足以當德行之卑者是十人者其中固有差等矣豈可為之一槩邪

孔子弟子論

穎濱先生

孔子於諸弟子獨稱顏子之好學弟子之賢者眾矣而孔子不以好學許之豈妄言哉吾嘗論之弟子之知孔子者獨顏子耳孔子之道如天然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顏子識其大者也故仰之而知其有高者存焉鑽之而知其有堅者存焉故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此孔子所以獨稱其好學

也人誠有見於此譬如為山雖覆一簣未有所能止之者也苟誠無見矣雖既九仞不復能造也此顏子與眾弟子之辨也

顏子所好何學論

伊川先生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孝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孝而至欬曰然孝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戩金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孝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孝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孝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

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孝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化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孝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縱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孝而至

其有稱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顏子論

曾文昭公

仁人道也聖天道也人道主愛天道主化惟其主愛故自愛已至於愛人愛物無所往而不為仁此則與人為徒者也惟其主化故近自於一身而遠至於天下後世微至於喘蠕肖翹之類莫不待我而後成此則與天為徒者也與人為徒未離乎人也與天為徒未離乎天也至於和同天人之際而利用出入使之無間者其惟神乎神者妙萬物而無迹者也繼神者聖繼聖者仁故聖人之道於仁則顯於用則蔽也蓋仁之為德至矣孔子之門人高第蓋多而與之仁者顏子而已故吉之以克己復禮

粹三

八

而又稱其不遷怒不貳過其心三月不違仁夫能視聽言動由於禮而其性不為喜怒所遷又能知不善而不行其所自得雖久而不違非禮仁之君子孰能與此哉雖然充其所學足以盡性而已至於化則未能也故其稱孔子曰鑽之彌堅仰之彌高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夫未能化則未可言聖未可言聖則未可與入神若此者可謂能盡人道者也能盡人道則其去天道也一間而已顏子不幸蚤死而充之不極蓋所謂命也列禦寇以謂能仁而不及反揚雄亦以謂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夫得其行者固遠矣然而未至也得其所以行則其為聖也孰禦焉孔子之門人若子貢之辯子路之勇子游子夏之文學其所學既立可謂豪傑之士矣然而未仁顏子仁矣而未足以入聖至於神者又聖之妙也則所謂天下之至神非孔子孰能與之哉

子貢

臨川先生

余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之者妄不然子貢安得為儒哉夫所謂儒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則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則脩身而已當堯之時天下之民患於洚水堯以為憂故禹於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於洚水天下之君憂有甚於堯回以禹之賢而獨樂陋巷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遇之時則異矣蓋在於禹之時而由回之行則是楊朱也生於回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墨翟也故曰賢者用於君則以君之憂為憂食於民則以民之患為患在下而不用於君則脩其身而已何憂患之慮哉夫所謂憂君之憂患民之患者亦以義而後可為之謀也苟不義而以能釋君之憂除民之患賢者亦恥為之矣史記曰齊伐魯魯孔子聞之曰魯墳墓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貢因行說齊伐吳說吳以救魯後說越復說晉曰國由是交兵或強或破或亂或霸卒以行魯觀其迹迹其事乃

文三

与夫儀秦軫代無以異也嗟乎孔子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已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則足齊之人豈先是心哉奈何使之亂哉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一也於史攷之當是時孔子子貢窮為匹夫非有卿相之位万鍾之祿也何以憂患為哉然則異於顏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二也墳墓之國雖君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為謀之義哉借使有憂患為謀之義則豈可以變詐之說士人之國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三也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於義然孔子之賢弟也孔子之賢弟子之所為固不宜至於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子貢雖好辯詎至於此耶亦所謂毀損其直哉

子貢論

老泉先生

君子之道智信雖信有所以正其智也而智當至於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當至於不通是故君子處之也世之儒者

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乎信也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曰悲之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力而不以可繼爲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曰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曰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疆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曰以爲魯可存也而齊可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爲賜計者矣若抵高國鮑晏弔之彼必愕而明焉則對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刖股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懼刖股之悍也今子出伐魯刖股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將殊裂而刖股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因教之曰子悉兵趨魯擊境而止吾請爲子濟約魯侯以待曰

十三

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彼懼曰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齊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蒐粟以候齊魯誅亂巨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巨觀仲尼以爲齊人不向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衆從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釋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哀王舉兵誅呂氏呂氏以灌嬰爲將拒之至榮陽嬰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爲齊有高國鮑晏以爲灌嬰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端木賜論

穎濱先生

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伯越子觀春秋左氏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亦陳恒吳之伐齊本怒愷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天齊之戰陳乞猶在而恒未亡事凡太史公所記皆非也蓋戰國說客設爲子貢之辭以自託於孔氏而

太史公信之耳孔子有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孔子之門所謂言語者初止於此至於子貢加之以巧辯可以解紛紜救患難如今所載而已者如公孫衍張儀騁其詭辯傾覆諸侯以快意一時此則孔氏所諱也

新刊 國朝一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三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粹卷第四

論著

古聖賢四

三子知聖人汚論

老泉先生

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知足以知聖人汚吾為之說曰汚下也
宰我子貢有若三子者其知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絕之境而
徒得其下者焉耳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
曰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有若曰出乎其類拔
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之盛也是知夫子之大矣而未
知夫子之所以大也宜乎謂其知足以知聖人汚而已聖人之
道一也大者見其大小者見其小高者見其高下者見其下而
聖人不知也苟有形於吾前者吾以為無不見也而離婁子必
將有見吾之所不見焉是非物罪也太山之高百里有却走而
不見者矣有見而不至其趾者矣有至其趾而不至其上者矣

文四

一

而太山未始有變也有高而已耳有大而已耳見之不逃不見
不求見至之不拒不至不求至而三子者至其趾有顏淵從夫
子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宰我子貢有若從夫子游
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夫子之道一也而顏淵得之以
為顏淵宰我子貢有若得之以為宰我子貢有若夫子不知也
夫子之道有高而又有下猶太山之有趾高則難知下則易從
難知故夫子之道尊易從故夫子之道行非夫子下之而求行
也道固有下者也太山非能有趾而不能无趾也子貢謂夫子
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夫子
不悅夫有其大而後能安其大有其小焉則亦不狹乎其小夫
子有其大而子貢有其小然則无惑乎子貢之不能安夫夫子
之大也

宰我不叛論

東坡先生

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略曰田常為簡公巨布惠施德下得百姓

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是宰子不從田常亂而夷其族太史公載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知其實弟子傳之妄也

常病太史公言宰我与田常作亂夷其族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天下通祀者容叛臣其間豈非千載不蠲之感也近令兒子邁考閱舊書究其所因則宰我不叛左驗甚明太史公固陋承疑使宰我負冤千載而吾師而蒙其詬目茲一洗亦古今之一快也

宰子論

穎濱先生

太史公言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耻之余以為宰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為不善不至於從畔逆弑君父也宰我不幸居有晝寢短喪之過儒者因遂信之蓋田恒之亂本與闞止爭政闞止亦曰子我也田恒既殺闞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恒之

粹四

二

亂恒既殺闞止弑簡公則尚誰應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使宰我陷於逆亂猶不足惜也而使孔子門人之高弟至於如此豈不為孔氏惜哉李斯言田恒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因於簡公以攻田成子今卒中曰不見莊節母起鳴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子乃曰子我故戰國諸子誤以為宰子皆不足信也

冉雍論

穎濱先生

古者七介以相見三辭三讓而後至無所不致其文所謂敬也不敬則確確則易易則民慢故古之君子其躬無所不敬其於人也則不然平易近民而後太公之所以治齊則居敬而行簡者也伯禽之所以治魯則居敬而行簡者也雖周公亦憂魯之不競則仲弓之言周孔之所許也

冉求仲由論

穎濱先生

冉有季路皆以政事稱於孔氏冉有才有餘而志不足其於季氏委曲從之不能有所立也至於季路志厲而識闇事衛出公

雖父子爭言而不知其危也方其攻莊公於臺上使幸而莊公舍孔悝季路與悝皆出猶可言也莊公方質孔悝以取衛其不釋悝明矣孔悝不出遂攻而勝之則為臣弑君季路雖生將安所容身乎嗚呼季於孔子而其慮害曾不若刀獲悲夫

卜商論

穎濱先生

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孝日引月長而道自至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譬如農夫之殖草木既為之區別概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小大甘苦莫不成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者之力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於誇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刑政有所不言矣而况於洒掃應對進退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孝者未必信務為大言以相欺天下之為自是而起此子夏所謂誣也

文四

三

曾點論

穎濱先生

四子之言皆其志也夫子之哂由也以其不讓而共與點也以其自知之明與如曾皙之狂其必有不可施於世者矣苟不自知而強從事焉禍必隨之其欲從弟子風乎舞雩樂以忘老則其處已也審矣不然孔子豈以不仕為貴者哉

樊須論

穎濱先生

樊遲之學為農圃蓋將與民並耕而食欤此孟子所謂許行之事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此孔子所謂樊遲小人也

有若論

穎濱先生

苟至於君子未有無耻者也孟子稱禹崩益辟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皆不之益而之啓然後益不敢踐天子位太史公稱孔子既没弟子以有若貌類孔子師之如孔子時及閔

而不能答乃斥去之夫以益有若之賢而其无以至此極歎且月宿于畢而雨不應商瞿四十而生五十此卜祝之事而鄙儒所以謂孔子聖人者也戰國雜說類此者多矣孟子猶不能擇而况太史公乎

有若論

宋景文公

太史公仲尼弟子傳稱孔子既歿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相与共立爲師他日弟子進問云有若默然無以應之弟子曰有若避之此非子之坐也嘗推本其文此殆鄒魯明野人語耳若夫多能天縱淵泉溥博与日華夫極不可階而踰者此固卓然異真復絕夷等生人以來未有如之者矣及夫天不憖遺人將安傲服膺之徒悼惘無所則尊其言而奉行之可也敷其教而懸明之可也寧待索自皮之肖似席師訓以咨決振衣辟席北面而事之使弟子皆愚人也則可若其少知一侔寧不謂之痛心哉夫螭蜥似龍不以御天砥砭象玉弗容禮神浮寔擬口

文四

四

義仲面之寓木偶馬僕夫云之何則真假有區甚愚能判狂至殊品惟材難強今乃遁道德之實据形髮之僞拔而立之質而逐之是先聖宜被竊宝之誅項羽可膺降嬖之錫優孟自可相楚虎賁亦當依僕魯多君子一何勃哉是使在三之義未廢於師嚴無服之喪下同於儒戲昔周思召伯猶能愛樹越求范蠡因用鑄金自假物以懷賢非望人而責實較之茲事不以優于及觀孟子書亦云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听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不可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由是而言則始嘗謀之後弗克幸又安有離畢亡應商瞿之對撒坐攘臂事之弗終之論乎古人多失實於傳聞此其驗已

子思論

東坡先生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爲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

言可知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爲區區之論以聞是非之
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爲仁義禮樂之主夫
子既沒諸子之欲爲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爲
文汲汲乎唯恐其汨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
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于荀卿楊雄皆務爲相攻之
說其餘不足者紛紛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
老聃莊周楊朱墨翟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
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所適從柰
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
衆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爭
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已據其善是
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
據之是以揚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爲論不求其
精而務以爲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口

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有一必然之論
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
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
道而不知其所以爲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
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爲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
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爲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
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
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
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
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
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爲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
惡足以爲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爲
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
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

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之然後知子思之善爲論也

述孟志二篇

終南先生

余讀孟軻書然後知聖賢之道千古若符契而不違也蓋孔子之道非軻則不明軻之書非尊孔之道則不傳後世有論管仲桓文之事者或非於軻嗚呼軻之志豈有虧於帝王之道哉故述上下二篇以明孟子之志云

述孟志上

孟軻當周之衰其道亞孔子而與堯禹並然孔子亦皆無其時與位故立乎言存乎教光於無窮行乎後世利於天下與覆載並功與日月並明其道德禮法施于生民賴于今日者其功豈下帝舜之極四凶大禹之平水土者邪則孟軻之志猶天子也其志在乎施仁義與禮樂而行王者之事也故曰仲互之門無

二四

六

桓文之事者無以則王乎是豈不能伯事哉蓋小之也故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力不贍而弱不制強也以德服人者心悅而誠服於天下無不順也當周之衰戰國交暴則皆思強其兵利其貨而爭奪不息也當此時民之厭兵如思解倒懸走避水火也故曰行王化者惟仁者能之不嗜殺人者能之使軻佐聖人而興周旋其道以仁伐恭紂解民難則天下之民將望而從之誠所謂時雨之不若也必能隨時設教脩正禮法先於生民和於天下功及億兆是皆王化也使衰周得軻而用之則衰周不爲衰而宣王中興之業復可致而及之也凡道之修仁之行活生民和天下功等於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者豈伯者之所能及哉故孟子小桓文而不道使管仲而不爲者此

述孟志下

孟軻因管仲而言曰管仲得君行政則如彼其專且久也及夫

立功致君則如彼其卑也管仲曾西所不為也非軻者則曰為國者豈有他哉富其民強其國胡不曰帝王之強名王伯之異号歟適其時而已矣使桓公管仲當紂之時則安知桓不為武王仲不為太公哉嗚呼是何言之過欤為君者當勸其忠忠在位者當務其竭力豈可隨時自順保位自尊以違其親後其君乎昔文王百里為紂諸侯仁明神聖修法祖德紂方肆虐拘文王於羑里於是賢哲營救卒免於難復居西土質虞芮之訟致二老之歸由是觀之半天下而為周矣文王猶率諸侯以奉紂而思尺忠於商然去武丁未遠賢臣尚眾若微子管仲王子比干膠鬲之徒諍者死道者即周乃知率土之濱及為周矣文王既沒紂惡愈侈武王猶再會盟津而翼紂悔禍泊乎牧野之戰倒戈相攻始革商造周止暴息難以安天下民以順天下義然後休兵收馬示不復用其業傳于子孫者迨七百年可謂盛矣在桓文則不然也桓師于陘僅能平楚晉戰于濮纔能退敵

人四

豈足振周室之中衰削吳楚之僭暴使復泰周之禮法復周之職員其征伐之事復自周出俾天下復知有天王之尊桓文曾不是謀耶是不能耶是不欲耶管仲言而桓不納耶五臣道而文不信耶天王狩于河陽晉文不為順楚王僭於位号齊桓不能正齊晉据千里土疆非同周文之百里列國褊隘豈若勢平之強大周天王寵桓文勲伐又非周文之姜里居厚信則不能盡忠勵重位則不能盡節當其職不能行其事逢其時不能救其難果隨時保位為是耶或曰周室未可革易故順而至此則豈死甫侯申伯召穆振起中興之道欤管仲五臣輔其君使忠立功於王朝則庶幾桓文階於申甫召穆也而非軻者去唐虞各以其道自帝三代各以其道自王二公各以其時自霸豈聖人立言垂教勸忠之意哉則曰管仲得君行政如此而行且又也立功致君則如此其卑也信乎

辨孟論上

孫文懿公

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意以四聖者或性稟仁義或反求仁義有遠近有升降不可以有而語謂二帝三王之質異乎殊名其所以為聖一也安有等差乎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性與教聖賢之分定判至聖粹疑為財用攬焉而弗濁紛焉而弗垢其中也不勉其得也不思出處語默從容皇極者聖也孔子稱生而知之安而行之之謂矣審問然後定慎思然後固明辨然後察者賢也孔子稱學而知之利而行之之謂矣若湯武挺神筭受大任同符天德合節人紀尚曰反求而禾性則代犧扇賜惻隱之淳誠果孝而知之耶吊民伐罪應順之不業果利而行之耶辭之不達有至是者嗟乎性之紛亂也久矣自梁木告壞師謨中缺三子雖力擴播議魏闢儒聞然亦有任獨斷濁偏見言乎皆善者是天不貴於聖舉乎皆惡者使人得稔于姦混而論之者則止述中賢而遺其上下末世隨驚焉是非交構聖範夷坦可授而質焉數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聖脫道而達變中材造形而悟理下愚執器而不反達變故教化有所祖悟理故制度有所襲不反故刑罰有所施此忠論之確然則聖不可謂之賢降之也賢不可謂之聖節之也苟問而不怠思而不逸辨而不懈及其成功則庶乎道而幾乎聖矣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然

文四

八

辨孟中

同前

孟子曰尺信書不如尺書吾是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流漂杵吾謂非孟子之言記錄者誤撫非語尔請得以推而辨之夫博施以安動植仁之道也資教以止暴戾仁之權也道可常執而不可常用用之者時也是故俗阜民睦繩之以過制則政從而化不達俗蔽民察禦之以常調則事泥而功不立帝之接受王之吊伐皆乘理蹈體機變時權焉吾奉身以登非貪夫也時兵焉吾順命以問罪非忍人也故其奮戎績建鴻業雖以革異軼而東民救政之用一

也古人所謂易地而處則皆然較其詳矣當獨夫肆威邦紀似
擾忠梗賢善動罹毒螫故援茲附勢之臣稔嚴色黷貨利刀鋸
割而為之左右前後焉群呼黨彙萃聚淵數民之望周若傾溝
壑陷塗炭惴惴乎俟拯援之力苟奉天行罰者投懲惠賴八道
偃戈束戟而曰吾不欲傷一命吾不欲殄一仁彼兇渠之浸惡
汗俗之久染其能坐以底平是皆以子子為仁非吾所謂仁砥
砥為義非吾所謂義吾之仁蕃息而厚之之謂也吾之義折中
而處之之謂也況六經之作為天地並皇自焉帝恢焉庶類之所
以成生民之所以居毛枯能事悉備於是仲尼固其本而後植
之故五常百行揆序銓揆微而頭肆而會疑乎其若止沛乎其
若流無過也無不及也引而伸之則參日月質鬼神而不疑焉
若謂不足以自信是以聖人矯惡溢美以欺後昆乎噫梁木壞
橫議作天下之人不之揚則之墨加以締邪構偽放蕩不法者
屬而和焉憲章之猶存空言耳孟子懼抗辭以訶詆之故其

天四

乃

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盡瘁如是尚若以杯水救一
車薪之火艱哉其為力也豈復有授戈饋糧而資勅敵乎則斯
言也謂之記錄之罪可矣若固執以咎孟子非吾所聞

辨孟下

批應問曰臯陶為士舜為天子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
之而矣然舜亦不禁欵曰舜視天下猶弃弊屣從竊負而逃遵海
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志天下嗚呼果孟子之言哉何迂闊怪誕
之若是且天之生斯民也有黨類以附勢有嗜欲以培利一不
順則爭亂興故諄諄然授之以君俾享壽其命勞佚舒慘并淳
淑蕙者皆係焉故其處之也非利乎子女玉帛之為樂非傲乎
金湯兵革之為衛非苟乎銅鹽山澤之為富非寧乎衮冕旂裳
之為貴蓋當天命者不可以存讓懼違天命也處羣後者不可以
獨善慮逆人也違天者暴物之始逆人者殘民之本君所不為
是故 授禪之方行則應赫試納大麓登庸奮咻視若已有者

順天命也授禪之既絕則誅四凶舉元凱巡狩四親焦勞不暇者憂民窮故也純仁篤愛充物比屋猶且憂憂然齊慄畏懼今其言曰視棄天下猶弃弊屣不亦誣先王賊大教之滋甚乎且舜之於瞽瞍父子之義也臯陶之於舜君臣之節也事親有常道奉國有常憲一殺戮一罪戾聖人豈不能酌情應變附會大中之典俾孝死傷性忠死失職而及流離神器頽挫重柄竊負以博海濱雖硜硜丈夫其果如是乎仲尼有言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况帝天下者又敢輕授哉或曰當姬氏淪喪群兇跋扈狼齧虎噬爭僭大位故孟子假詞託事以懲其覈對曰誠而致之者謂之道跡而施之者謂之教道本平身教刑乎人是故得位者為命令為政教失位者為記事為立言言一不減稔禍千古矧輕肆臆度以垂示不朽如後世何斯皆孟子既沒萬章公孫丑互錄對問之跡或忘誤事實倒載簡策貽贅幾至卒其道者援而廢之可也噫其亦教輔之謂乎

文四

十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四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五

論著

歷代人臣一 西漢

張釋之論

龜山先生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利口捷給古人賤之若上林尉居其位不知其任至十餘詞不能對是謂不任職非訥於言者也釋之以絳侯張相如方之過矣文帝問絳侯天下_一歲決獄幾何絳侯不能對又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不能對帝以問陳平平條析甚辨文帝善之絳侯愧汗治背自以其能不及平遠甚若是以絳侯為賢平為喋喋可乎余謂上林尉真亡賴而虎圈畜夫雖口對亡窮然上所問乃其職事非利口捷給也豈足深過之歟

張釋之論

東萊先生

張釋之論秦之敝曰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焉呼文具之弊

粹五

非特秦之所以亡實古今之通患也昔且之為治者實未具則文亦不具未能防民之僞則不敢為作樂之文未能約民則不敢為恭儉之文未能行惠則不敢為寬恤之文以至於政教賞罰有毫釐之不備誠心惻然務從施惠初未嘗虛飾焉故其過人得以議之其失人得以指之見其偏則可以矯之使正見其闕則可以修之使全猶按脉以治病虛實燥濕緩急浮沉无錙銖之不見然後隨其病而投之湯劑加之鍼石其不瘳者鮮矣至於末年之弊死其實而有其文家挾周孔之書而俗益薄人治司馬之法而兵益懦人誦夷齊之清而行益汚人負龔黃之名而政益亂問其詔令則堯舜之典謨也問其典章則成周之禮樂也入其國觀其朝其文煥然雖治古之時有所不及然徐考其實乃與桀紂幽厲同出一轍上以虛名取下下以虛文欺上上下相欺以罔天下雖有忠臣義士欲正言極諫亦无所容其喙矣欲言任賢則君已先言李元凱矣欲言去邪則君已先言

流共歟矣欲言勤勞則君已先言日昊不食矣欲言敦朴則君已先言茅茨不剪矣猶諫諍之辭而先自言之開其口而奪其氣覆藏潤飾使无過之可譏而无失之可指无偏之可矯無闕之可修偃然自以為得計必至矣燭瓦解然後不能文焉釋之之言誠天下之公患也嘗以西漢觀文宣之世漢之盛也平帝之世漢之季也以文帝之寬仁有野不加闢之詔有水旱疾疫之詔有結難連兵之詔以宣帝之名而有屯戍未息之詔有百姓失職之詔有盜賊不止之詔豈非有惻隱之寔而不為文具耶乃若平帝之世觀其文辭興滅國繼絕世立明堂辟雍休祥嘉應頌聲並作而大業潛移於王莽文具之害乃至於此後之為治者其知所去取矣

竇嬰田蚡論

東坡先生

竇嬰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主臧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欲以興太平會太后不悅臧下吏

粹五

二

嬰蚡皆罷觀嬰蚡所為其名亦善矣然嬰既遠恣自喜蚡又專為蒞利太平豈可以文致力成哉申公始不能用穆生言為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懲矣晚乃為嬰蚡起又可為一笑鳳凰翔于千仞烏為彈射不去誠非虛語也

武安侯田蚡

王學士補之

武安侯專恣驕溢人也无足載者然其為相時漢興六世矣尚未遑稽古礼文之事實石文以黃老之孝盡於時吾聖人之道不絕也者工幾耳當是時也朝非無好古達變之士也皆嚟嘿偷託而不以為言獨蚡也疑然推舉遺逸尊尚儒術以礼為服制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天下之耳目始稍稍開發是則使吾聖人之道傾跌而復起者大率蚡之力也惜也能不專恣驕佚則雖古之名相何以加諸

竇嬰灌夫田蚡

龜山先生

景帝燕兄弟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漢約直之忤太后旨可

謂不阿矣及為丞相推轂士類專用儒術雖藉福之辨不能遷惑其所守直已以往不撓權貴其節義有足稱者至晚節末路失位不得志而與灌夫相為引重二公者並位公侯顯名當世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以外戚進顯滿者無度尊已以下人壯夫義士宜取出其門而二人者乃幸其臨况以為名高其志慕又何其汙也蓋驚勢榮者勢窮則辱而氣隨以奪其理然矣若灌夫者勇悍不遜有死之道焉然以一朝之忿亡其身非自取歟竇嬰區區復銳於為救果何益哉故卒與俱滅是亦不知量也田蚡規利賣國其不族幸矣

轅固黃生

東溪先生

轅固生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位非耶景帝曰言王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李者莫敢明受命放弑者東溪先生曰湯武放弑其主雖湯尚自知之况清議乎故曰台有慙

粹五

三

德恐來世以台為口實若武王則夷齊嘗以為諫矣黃生非之是亦杜亂臣賊子之端也景帝非之而學者遂不敢言是後魏取之漢晉取之魏曷嘗不援舜禹湯武以自許耶六經百氏多出於周末諱而不言為周諱也漢之人又為漢諱自是而下至於今而尚以為晉代代以其事而有天下代代之人各為其主諱習氣久矣然則當代之書受命者在前代皆宜書叛也

卸都論

鄧賢良

漢氏無三代禮樂為治然其盛也至於移風易俗黎民淳厚庶幾於古嘉瑞應而頌聲作者循吏之為也然其間酷吏竊成周紆黃昌義縱嚴延年之徒以嚴刻誅殺為名者固循吏之罪人也班范為酷吏傳皆以道德齊禮之說誠足以警動於後然治民者不教而殺聖人惡之目之酷吏可也其有立朝正色不避強禦當官死節推抑權倖而誣之以為酷吏非也卸都為中郎將敢直言面折大臣於朝為人公廉不諉私書問遺無所授請

寄無所聽自言昏親出身固當奉職死節終不願妻子矣濟南
矚民豪猾者三百餘家都止誅其首惡而郡中股慄都在朝條
侯不敢貴倨在邊匈奴不敢犯塞此都之為人也謂之剛毅忠
直可也謂之酷吏非也東漢之治惟光武明章三主耳孝和而
下率皆昏弱女主擅朝外家用事政出官寺忠直誅戮以致海
內濁亂陰陽變動靈帝時楊球為司隸校尉不數日以太尉殺
段熲諂附貴倖立收熲及宦官王甫等九人及甫子弟為守令
姦猾者皆戮威都市中外稱慶即為中常侍曹節所逐球猶奏
靈帝願陛下假日一月必使豺狼鳴梟各伏其辜遂為曹節誣
陷下獄誅死此球之為人也謂人忘身殉國可也誣以為酷吏
非也噫治民者不教而殺聖人惡之謂之酷吏宜也奉職死官
不避豺虎聖人與之也七日而誅少正卯斬侏儒以折辱齊侯
聖人為之也不可同也班范擯忠直死節之臣載酷吏之列非
也目懼后世排死節否正直私意而諂筆者猶誣飾忠直而列
酷吏也故離而辨之

卷五

甲

漢景用郅都審成

五峯先生

漢景以郅都審成爲中尉以嚴酷治宗室貴戚人人惴恐夫親
親尊尊之道必選天下有節行賢德之人爲之師傅爲之交游
則將有大人君子可爲天下用何有憂其犯法邪治百姓亦然
修崇學校所以教也刑以助教而已非爲治之正法也

亞夫霍光不知道

同前

周亞夫霍光不學不知道能進不能退殺身亡宗是功名富貴
誤之也知道者屈伸通變與天地相似功名富貴何足以病之
張子房進於是矣

霍光論

雷夏先生

議者多以光受遺命輔少帝比之周公又以廢昌邑王立宣帝
比之伊尹此功德相方不待論辯而明矣又謂光之族也光已
死罪在妻子不在於光愚以爲光自族其家非顯禹之罪也何

者當宣帝時光以定策之功負震王之威人臣莫與爲比妻顯
驪恣欲貴其女而酖許右事垂發矣妻以告光光不能于此時
明大義滅親之道收顯下獄免冠請罪因上印綬還政事則所
誅者唯顯一身而已嗚呼李不深思不明眷戀私恩猶豫不決
奏免太醫以藏大逆身死之後卒緣此而致禍非光自族其家
而誰爲之耶石碣一人臣也殺其子而春秋義之吳起一將軍
也劔其妻而史記壯之况居伊周之位者乎故曰能正其心然
後能修其身脩其身然後能齊其家齊其家然後能治其國光
之心于斯見矣衛太子之死也天下寃之故大福歸于皇孫則
宣帝之起天也當丙吉問獄門拒使者武帝曰天使之然也然
則光貪天之功以爲己有与夫日磾之割愛丙吉之讓位德不
侔矣且貪天之功者鮮不及也愚故曰光自族其家非顯禹之
罪也

霍光論

東坡先生

粹五

五

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郡國邊鄙
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歷博學之士以至錢穀小吏治刑獄使
絕域者莫不獲尽其才而各當其處然猶有所試其功效著見
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于霍光先无尺寸之功而才氣數倍
又非有以大過於群臣而武帝擢之於朝人之中付以天下後
世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輔少主處於廢立之際其奉
措甚閑而不乱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於天下擊搏進取以
求非常之功者則必有卓然可見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
至於捍社稷託幼子此其難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在乎節
而在乎氣天下固有能辦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則有僨倖
之心以一時之功而易万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節古
之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天下亦有忠義之士可託以死
生之間而不忍負者矣然狷介廉潔不爲不義則輕死而无謀
能殺其身而不能全其國故曰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

失之者晉荀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氣節有餘此武帝之所為取也書曰如有一介曰斷斷荷死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苦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謂歟使霍光而有他技則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樂天下之彥聖不思不克若自己出哉才者爭之端也夫惟聖人在上駢天下之人各走其職而爭用其所長苟以人臣之勢而居于廊廟之上以捍衛幼冲之君而以其區區之才与天下爭能則菟鼠小人以乘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以匹夫之微而操殺生之柄威蓋人主而貴震於天下其所以歷事三主而終其身大下莫与爭者以其无他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歟

霍光論

陸鼂先生

上通古今斷以大義乃能行天下之忠為人之所不能為者如霍光豈忠臣耶其立孝昭武帝已有定議矣殺鈞弋得聖人先

卷五

十

見之幾盡周公圖示後人任重之責而又有金日磾張安世之謹慎彼霍光雖欲不忠不可得也昌邑淫乱廢之當然耳田延年發其端光不知古延年以伊尹事太甲譬曉之光乃肯合謀其忠於漢光未嘗忘之於心也人倡之人驅之雖欲不忠不可得也顯謀納女毒殺許皇后雲禹山等為逆謀光知之而不告茲得為忠乎凡漢不忠之臣請以光冠其首孝昭之立决謀始於田延年延年之死光不之救孝昭无嗣戾太子之寃天地日月為之不平求孝武之後非皇孫而何則孝宣之立大義明矣光不啓其端耶吉力陳之而光乃始就議及其推功乃不以歸吉而身自尸之光得為忠乎其家族滅天道至此何其昭昭恢而不失矣或以光為社稷之臣社稷之臣固如是乎

霍光論

前谿先生

傳曰宰相自有幹也田文不及吳起公孫不及買臣是才誠有所不迨也田文宰相漢是器量有以過之夫天下固有

明經而為相者矣乎居無事雍谷談笑廟朝之上謀無不當策無不中及夫主幼國疑之時諸侯四夷方將視此一舉以為向背而屹然端靖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公心足以破浮氣重德足以壓邪心此固非經術之士所能辯古之人有能之者霍光是也觀光事武帝二十餘年無一功可紀一能可錄使武帝尚在則光不過乎謹厚庸人耳然至於廢置擾攘之間反能辯之而無倉皇之態功等伊周此無他惟光不涉李問故也為相而不涉李問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然理有不然者蓋多聞博識則必道古今之情究事是非之變慮深計遠既欲事主也又欲全身往往撓大臣之節而不能斷霍光則未嘗李問也取古之所為是者行之而已武帝託我以幼孤我知事而已昭帝無子我能立之昌邑不道我知廢之見義勇義不暇慮前顧後援古證今也是以氣完而節固嘗試使經術之士當光之時則將徘徊審度以謂世不若商周之淳身不若伊周之聖且流言興而朝廷疑將有所不利於我也事未定而已沮矣烏能有所建立哉嗚呼為相之患患在暴著而急於有功得一日之柄遂悻悻然恥為尸祿素飭之人陳一言興一事以動天下之耳目以興休聲美譽之集我也故天下皆得而議之是相之末節也若光者豈有恤於此哉故經術之士可使之開飾於太平之時至於危疑變故非霍光之徒難矣

霍光論

後山居士

有其才而無其節者司馬懿是也有其節而無其才者荀息是也有是二者成功而去伊周是也有是二者守而不固霍光是也光承武帝孤幼之託天下之寄黜昏陟明全而歸之承征伐之後公私兩弊而十數年間內豐外服光之功有三焉然以私愛冒大義隣於奪矣其幸宣帝智而不爭使之爭則未可知也昭長而宣立既不能去又不歸政光之失亦三焉史氏謂不孝無術闇於大理而或以謂人倫逆順雖不孝而知之曰禪老胡

而著忠孝何待於李焉乎李則明否則 以理之常也不孝而能者資也資可常乎夫義有由之者有畏之 由之者道也畏之者李也李而後知畏也畏聖人之言也光之不勝私以其不知畏也光善人也使其孝而知畏其肯出此乎豈特如此其肯以婢為妻乎則除患於未然光之三失其皆出於此乎或者又謂節而不才然保人之幼全人之國天下危而復安此皆才之大者至其結婚金與上官以宰相子守闕與武庫親同列而慮患有急而求符璽又皆有以過人特其才有能否尔雖然中人而下亦不能具也或又謂曰碑不肯納女後宮而光以為后日碑殺弄兒而光陰妻為不軌光之守節誠有不如至其功亦非日碑所及也始光推曰碑而謂匈奴輕漢此其志有過人者惜乎不之盡也

霍光震主之禍

東溪先生

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及光身死宗族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于驂乘東溪先生曰宣帝始立畏霍光亦猶懿宗之畏李德裕也故曰向授策者得非太尉乎願見之令人毛髮森豎然二人相去數百年而震主之禍同一轍

霍光得失

南軒先生

霍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其所以失則由於不學之故也人臣之功至於周公無以加矣而詩人形容其盛德則曰公孫碩膚亦几馬几夫何其温恭謙厚是則雖以天子叔父之尊處人臣之極位有盖世之功業而玩其氣象豈有一豪權勢之居而人之視之也但見其道德之可尊而亦豈竟權勢之可懼哉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而後之君子亦曰事君若周公可也如曾子之事親適為人子之能盡其分者耳非有加也如周公之事君亦然盖在其身所當為者而何一毫有於已也周公惟無一毫有於已也是故德盛而愈恭事業為無窮也光之所

建立想負於其身橫於其心而不能以弭忘唯其不能以弭忘
故其氣燄不可掩威勢日以盛權利之塗人爭趨之非惟家人
子弟門生故吏馴習驕縱而不可戢光之身亦不自知其安旦
肆矣此凶于乃國敗于乃家之原也可不畏哉故其一時用舍
進退例出于私意以蘇武之中節進不田已僅得典屬國而大
司馬長史雖如楊敞之庸謬亦得為宰相至如魏相蕭望之之
材皆擯不用田千秋小不當意則其婿即論死作威作福蓋如
此陰妻之邪謀未論其不能白葢於後使其妻邪謀至此而人
敢為之助而無復言其奸則履霜堅冰馴致其道豈一日之
故哉光至此亦無全理矣原其始皆由於其心以寵利居成功
不知為人臣之分故曰不學之過也雖然後之儒生如班固輩
蓋知以不孝病光矣然使其當小利害僅如毫髮鮮不喪其所
守望其如光凜然當大事屹如山岳其可得哉然則光雖有不
孝之病而其自得於天資者蓋有不可及後之儒生雖号為孝

卷五

五

者譏議前人而返無以自立則亦何貴乎孝哉予謂人才如光
輩孝者要當觀其大節先取其所長而後議其所蔽反身而察
焉則庶幾為蓄德之要不然所論雖似高亦為虛言而已矣

